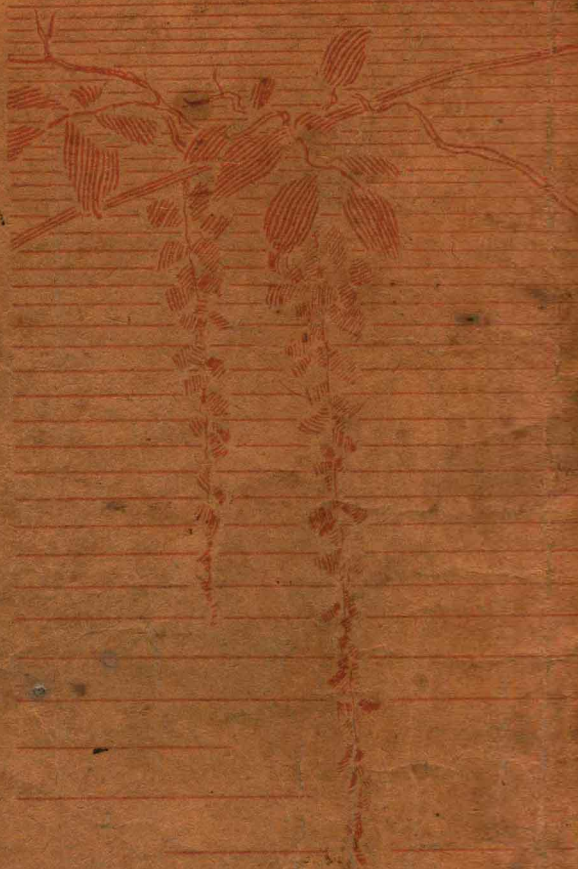


小說名畫大觀

伍



歴史小説

十三種



假帝案

春巖

戊戌政變。光緒帝被幽於瀛臺。大小臣工。不獲覲見者幾二閱月。都下謠言沸騰。謂帝出亡在外。且有謂帝實已暴崩。太后秘不發喪者。始惟商賈及臧獲輩。竊竊私語。繼且喧騰於士大夫之口。時政局初翻。憂時者咨嗟太息。除太后黨外。多不滿意於朝廷之設施。聞此種無稽之談。咸慷慨激昂。直以為是意中事。無或有斥其妄者。湖北蘄州有無賴子某甲。於州署附近開設煙館。因案被封。窮困無聊。寄食於對門逆旅中。一日忽來一口操京語之少年投宿。偶與閒話。詢以被封禁之由。惻然憫其枉。謂姑啟封。照常營業。有我在。此州官莫敢違也。某甲大喜過望。不暇深思。遽如其教。以行。州役來查。某甲以實對。役以詰少年。少年傲不應。役怒。拘之至署。稟於牧。牧出坐堂皇。少年南面箕坐於地。牧見其儀容俊偉。氣度高華。心竊怪之。詢何自來。曰北京何所去。曰往武昌訪張之洞何所事。厲聲曰。不必多問。送我去可耳。牧密遣役赴逆旅搜檢其行李。則皆大內物御用品也。牧大駭異。不敢究詰。亟派州吏目率幹役押送至省。大吏飭武昌府審訊。供詞略如在蘄州時。張之洞為鄂督。聞之。以為必近支王公避禍出亡者也。提署親訊。少年揚目視張。



旋俯首默無一語。仍南向席地箕坐。容貌舉止儼然。一光緒帝也。張固熟識御容者。又微聞都中謠傳。乃大駭。亟屏左右。移坐公案旁。以其不甚完全之滿洲語密訊。少年則喟然長歎。操滿洲語極嫻熟。音低而速。色哀而莊。約畧數百言。張凝神諦聽。一語不能解。復以漢語叩其行蹤。則悽然為最單簡之對答曰。遭家不造。夫復何言。張不能決。姑以屬之江夏縣。而飭其特別優待。擬電詢樞府。而難於措辭。乃發電致軍機處。問帝安否。三電而無復音。蓋帝在瀛臺。內外音問阻隔。都下謠言百出。各軍機大臣亦無從探取確耗。難於復答也。

時望江陳樹屏。以名進士出宰江夏。有幹才。饒膽畧。雖奉總督命優待此少年。而心實不以為然。謂所親曰。總督素明決。此事何顚預也。逕飭捕廳管押捕廳某浙人也。蒞任甫數月。先一歲在京謁選時。一日遊琉璃廠某古玩肆。適有內監持古磁數事來肆求售。某偶一掉臂。盡碎之於地。內監攘袂大詬。責償五百金。某大窘。方無所為計。忽有一朱輪車。轎轎來。車中人叱內監曰。汝又在此詛人乎。速歸。毋多事。內監諾諾去。某竊睨車中人。雍容華貴。以為此必王公貴人。微服出遊者。擬前致謝詞。車已風馳去。游龍流水。頃刻已渺。心甚德之。恒耿耿不忘也。少年至捕署。某出視。少年遽呼曰。汝在此間乎。猶憶去歲琉璃廠事否。某驚睇之。彷彿當日車中人也。遽匍匐稱萬歲。少年扶之起。入夜飾其二女。使來侍寢。少年卻之不得。亦遂安之。某舉家慶幸。以

為大富貴在目前也。

楚人多謠此語。信然。張督提訊少年之次日。道路喧傳此少年即光緒帝。由瀛臺冒死逃出。以張督為老臣。當可如張東之之於唐中宗。倚以復位也。不意張老而畏禍。已密電太后取意旨。且下帝於獄。以獻媚。吠影吠聲。民間傳聞殆徧。有貢生楊某者。年五十餘。以耿直見稱於鄉里。然迂拘不達世務。聞道路言。遽糾集舉貢生監百餘人。聯名上書責張督黨於太后。謀弒今上。復擁入捕署。稱請聖安。門役不敢阻入。則伏地痛哭流涕。謂不料萬歲在此間受罪。少年詢其姓名。嗟歎久之。出玉圖章一枚授楊曰。此祖傳物。贈卿以作紀念。復謂衆曰。難中無長物。不能徧及也。

楊出以示人。章為漢白玉質。篆刻惟精。惟一四字。組作二龍戲珠狀。鐫刻極工。見者無不知其為乾隆帝手澤也。

不數日。武漢一帶衢巷。觸目皆匿名揭帖。痛詆張之洞謀逆。且約期相與勤王。商店有停止貿易者。人情洶洶。變在旦夕。陳樹屏亟白張督曰。某雖未曾近接天顏。然非常人自有真相。終非魚目所能混。來者若果係今上。其舉動決不若是之詭秘。若係近支王公。則本朝舊例。非奉旨不得擅出都門。請即斬之。脫有禍。某願以百口為殉。張不可。提入督署復訊。少年如前箕坐。樹屏突前手提其髮。辯厲聲曰。跪。少年遽戰慄。北向長跪。面無人色。張方叱其在長官前。不應。魯莽。樹屏半跪啟曰。官保知武

昌危在旦夕乎。此人機械百出。必係京師大猾。因貌偶與帝類。乘此時機。妄冀非分。頃某厲聲一喝。遠驚惶無措。足以窺其隱矣。度彼必尚有羽黨在外。以故目來流言四起。人心激昂。頃押彼來署時。沿途觀者如堵。頗有作憤語者。設愚民以其忠義之氣。激為野蠻之舉動。奸人乘之。全城糜亂矣。請無庸問取口供。即時斬首。號令通衢。使其黨羽懼而潛逃。人心自靖。一髮千鈞。時不可失。臬司某和之。張亦恍然悟。遂立斬於城內王府口。月餘。褫捕廳職。樹屏晉秩武昌同知。然卒不知此少年之為何許人也。或謂伶人楊某嘗入宮演劇。貌類光緒帝。此案發生後。楊伶忽失蹤。疑即此伶也。然亦想像無據之詞矣。

(完)



哀情小說
碧血巾

此為法國革命時軼事一奇男一
烈女以巾始以巾終經過多少困
難處處有一隱紅生防護其結果
仍至一生一死彩雲易散情敵難
摧從女口中一一說出一氣呵成
悲歡都入妙境

全書三冊 價洋五角五分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武靈塵

延陵

一千八百……年五月十七號晨。北歐某大國之政府公報。揭一緊要諸諭曰。大皇帝聖躬不豫。數日內難以出宮問政。……並謂此特徵恙。不日即可痊愈云云。彼時鮑羅達諾方居紐約也。是日之夜。達諾接一密電。蓋發自巴黎者。翌日達諾即失踪。

江天月白。波光如銀。濃烟裊裊中。汽船往來如織。各船塢之上。莫不肩摩踵接。人聲喧。此時在哈德江左岸。有一黑色大躉船。前不見停舫。上無旅客。惟在其一端之高處。立一人。軍服佩刀。昂首瞭望。時而感額。自語曰。誤矣。宣……江岸行客見之者。羣驚異。注視之。有識之者曰。此稅關監察員鮑羅達諾也。是為五月二十四號之夜。此躉船蓋為藍星郵船之停泊所。藍星途遇暴風。未克如期抵埠。直至次日之晨。始入哈德江口。

旅客之由藍星登岸者。大半為澳洲人。惟有兩人。貌特異於衆。望而可知為北歐產。其一年約五十餘。身材修短適中。肩方鼻峭。兩目炯炯有光。令人生畏。舉止岸然。肌膚如血。絕似一軍人。右手持竹杖。左手置其外衣夾袋中。其一軀稍短而較肥。兩人

行近達諾。其較短者。操英語問曰。將至孟買者之行李。亦須至此處查驗乎。達諾曰。然。其人轉向其侶。操法語曰。君之行李。須至此受驗也。其一亦操法語曰。然則愈速愈妙。蓋吾輩已在船中遲十數小時矣。且危哉。君知之乎。曰。誠然。予亦審之。此二語在他人聞之。本不足怪。乃彼長大之軍人。忽現驚惶色。凝視其侶曰。注意。奈何。蓋前一人忽易操英語故也。

當時達諾方與別一客語。故雖距二人不遠。並未注意及之。有頃。短身者面達諾曰。請即檢察孟爾燐君之行李可乎。達諾舉首見魁梧者亦立其側。大驚。目光四射。其面曰。此即孟爾燐君乎。孟應曰。然。君何為駭我之名。乃爾。達曰。因君酷似。。酷似一人之圖像。予憶曾見之者。祈恕予。此即君之箱乎。祈授予以鑰。孟予之達啟箱。孟莞爾睨其侶。達驗箱畢。轉身問孟爾燐曰。貴友何名。孟曰。荷勃蠻。言時。自衣袋中取出一紙幣。授達諾。達諾曰。敬謝先生。例不當受此。孟。孟爾燐君。曾有人謂君容貌之驚人乎。君容之酷似歐洲某。某乎。孟顏色頓變。怒曰。然。曾有三數人以此語我問何因。曰。吾無他意。不過以人面之相似。不至如斯之甚。雖先生尚未蓄鬚。而彼大英雄已于思繞煩。然除此以外。則泰離不爽矣。寧不可異。孟爾燐不答。與荷勃蠻同僱一汽車馳去。

二人既去。達諾復登高瞭望。有旅客持行李來受查驗者。達諾輒問其果識孟爾燐。

最後有一人詳述之曰。孟於蔡堡格登船。與荷勃蠻各居一房艙。兩艙止隔一板壁。而有門相通。兩人食息其中。雖白晝。室門亦閉。每隔數日至夜中。乃潛登甲板。上憑欄玩月。及夜闌人靜。且引吭高歌。海波湧洞。悲聲慷慨。不時間崩崖裂石之音云。次日之晨。孟荷二人。方在寓中飲膳。忽郵使持一函至。信面署自華盛頓某官署發。孟爾憐啟而讀之。書曰。有貴顯之外賓。辱臨敝國者。領土之內。必有密使潛隨之。所以為上賓之保護。亦即敝署之職守。玉趾之臨。早有所聞。使者亦已遣出。特閣下或永不能見之。然苟有所命。亦將唯命是聽。孟閱畢。示荷勃蠻相視互笑。

五月二十七日。大紐約日報載一新聞曰。「哈德江干稅關分所之三等監察員鮑羅達諾。於昨晚未歸署。或謂已為人暗殺。棄屍江中。」

紐約市場之西。有花園焉。自外觀之。白色女牆。迤邐迴折。牆內綠陰蕩漾。碧樹若薺。景趣至佳。然鎮日油扉雙闔。不見遊人往來。人更莫知其為誰氏產。一日薄暮。霞彩絕天。新月初上。在園中央噴水池畔之綠色鐵椅上。一女即支頤默坐。衣白羅衣。頂灰色莪冠。面色沉鬱。若有深憂。睫內滿含淚珠。瑩瑩欲滴。日光與兩頰相映。嬌紅尤豔絕。

其右更有一鐵椅。相對作八字式。坐其上者。為一魁偉之軍人。腰佩刀。胸前勳章纍纍。顏顏顴鼻。色紫紅如鍍銅。鬚髯疎張。尤其可畏。諸君苟見此狀。當無不詫異。彼驕



花羞月之美人。胡因乃與斯人並坐也。

兩人相對默然。久之。美人忽破涕笑。愁慘之幕遂去。兩人面而各欣然相向矣。男者乃伸其左手來執美人之纖指。美人微哂。急側身向左避之。曰。毋爾。陸爾夫。毋爾。陸爾夫。面色慘變。頽然起立。猶池岸往來徘徊。約十分鐘。忽步至美人前。鵲立。美人垂首哽咽。點點珠淚下墜。素羅裙上。陸爾夫俯首呼之曰。茹鶯。吾愛此賣國也。女矍然舉首微搖曰。否。否。此特……陸爾夫急續言曰。卿苟知此為賣國。則不當以此語我。茹鶯凝視之曰。陸爾夫。獨不憶前歲某商務條約之事乎。君何以漁其利。曰。此雖不義。然罪不比叛逆。茹鶯怒曰。烏。是何言。今不特非叛逆。並非不義。不過乘此機會。自顯。儂亦非有求於君。亦不過謂千載一時。機不可失。嗟乎。陸爾夫。合衆國之各師副官。孰若歐洲一等國之海軍大將耶。陸爾夫曰。此固有交換之條件。而非可徒手得之者。此叛國之條件。可履行乎。曰。固也。安得無條件。雖然。賣國所謂叛逆。國際戰爭時。用詭謀。自利。以弱國。所謂叛逆。若儂所求者。乃與美國絕無關係之一事。安得為賣國。安得為叛逆。陸不能答。

陸爾夫默立移時。就身與茹鶯並坐。相對不作一語。時碧天雲淨。四無纖翳。月光射池中。水波盪盪。瑩徹如玉。兩人倒影俱浸於其中。

有頃。茹鶯忽言曰。此乃我國無上之要物也。其關係於某處戰爭者至鉅。此戰事已

日迫。或明日即爆裂。亦不可測。君不許儂。則吾國必敗。然吾舉國上下。莫不視此為要圖。競競期在必得。無論君許儂與否。事終必可成。特助。則所以酬君者。如彼。不然。吾恐禿蘭青年黨之炸彈。將不數日。即轟裂於哈德河畔矣。不足以阻吾國事。轉貽禍將軍耳。

茹鶯言畢。兩頰微紅。曼波轉碧。舉首注視陸爾夫之面。陸兩手輕顫曰。任卿口如懸河。而此事之為叛逆。則萬不可掩。茹鶯靦然曰。咄。是何言。語時。雲鬢四垂。怒不可遏。復曰。君求之我者。何啻萬千。儂懇此區區一事。乃不許乎。儂為吾夫所希望。誠無窮。言至此。即起身與陸爾夫對面立。嫣然呼曰。吾夫吾夫。汝知欲為美國之海軍大將。非十數年不得耶。此時兩人之面。相距約三四寸。四目相射。成兩平行線。陸爾夫木立無語。狀如感電。頃之曰。涼風料峭。卿寒乎。曷歸休。乃以右手環茹鶯之腰。並肩偕行。行可數十步。陸步忽停。柔聲呼曰。鶯兒。吾愛卿愛我乎。如愛我。如許婚我。乃願其情人為叛臣。願其夫為賣國奴乎。乃以舌擔茹鶯之殊脣。茹鶯曰。儂惟愛君。所以有此言。曾聞我國客卿有位至大將者乎。此殊榮也。特君苟愛我。必不使儂失貴婦人之慾望。儂甚恥以大公爵之女公子。為區區一副將之妻。遂以兩手環陸之頸。以脣摩其鼻。與額不已。綺情靡綿。玉暖香溫。嬌喘縷縷。噓氣如蘭。陸爾夫乃如醉如癡。不能作一語。

茄鶯復曰。陸爾夫。僕知君必不忍絕我。僕知我最親愛之夫君。必不忍傷其嬌妻之心。今晨吾父來書。不啻有一此人。如不能常居巴黎。宜緩訂婚約。一之言乎。若不許。僕恐老父將更來促我歸。言至此。忽嚶嚶啜泣。淚珠盡墮陸脣上。陸面色慘白。奮然曰。賣國則賣國耳。叛逆則叛逆耳。苟得我玉人之愛情。永久不變。雖粉骨碎身。亦所甘心。名譽何為。道德何為。鶯兒汝愛我乎。曰。僕恨不化魂附君之身。然則所約信乎。陸爾夫曰。信也。有淪此言。上帝殛之。鶯兒卿母悲我心碎矣。

兩人抱腰踴躍者三。乃携手復行。履聲索索。笑語生春而去。茄鶯則兩頰微暈。星眸睇睇自得。尤表示其無量之愉快。蓋自是紅粉金袖美人計成。彼武功赫赫一世稱雄之愛國好男兒。遂入於迷魂陣而不返矣。何意百鍊鋼。化為繞指柔。噫。

不數日。紐約報紙載一可駭之新聞。謂此時稱病之某國君主。貌與孟爾麟相似。惟孟未蓄鬚。其尤堪注意者。則孟之左手。時置其外衣夾袋中。而某皇帝之左臂。固於某年受重傷者。此新聞既出。一般之偵探家及報館訪員。遂日接踵於孟之寓所。一日星期一。各報更登一驚人之報告。謂華盛頓某國公使。於星期日夜。曾潛謁孟爾麟云。

某日晨。陸爾夫自華盛頓返紐約。於途中見此等新聞。心以為異。謂何不密派心腹。而必躬冒此險。轉念彼以萬乘之尊。潛渡重洋。為國家者若此。而我乃以一婦人故。

賣國寧不可恥。一時良心與私慾交戰。至為不安。

火車既抵紐約。陸爾夫沿哈德江岸行至某花園及門。按鈴。門啟。見茹鶯方立樓上。憑欄微笑。既入室。同坐一沙發椅上。陸一手環茹鶯之頸。呼曰。鶯兒。從此當許呼為陸爾夫夫人矣。茹鶯岸然曰。然則約已踐乎。陸以手解其胸帶。示女曰。盡在此中。女嫣然笑。枕其首於陸爾夫肩。呼曰。吾最親愛之夫君乎。儂固知君智者。必不肯失此機會。陸爾夫曰。他人苟以此語我。誓必割及其胸。若為卿。則犧牲道德與名譽。乃所不惜。言已。迴首吻茹鶯之頰。但見其笑靨凝酥。明姿膩玉。美豔無倫。不復憶前此羞恥之心矣。

茹鶯曰。君既已將要件携至。請即呈我皇帝。陸爾夫曰。然則彼在此。在紐約乎。茹鶯領之。陸曰。果爾。則孟爾燐之事必確。曰。不盡然。陸爾夫行矣。轉瞬間。君將統領最有名譽之海軍。敬為君賀。

兩人同乘一汽車。至東32路一巨第。茹鶯與司閤耳語。閤者引陸爾夫坐一接待室中。茹鶯則獨由廳事後廊下緣梯登樓。樓室中除一榻一桌一椅外。無他物。榻近壁。桌臨窓前。椅即在其旁。上坐一人。似北歐產。年約五十餘。身材修短適中。肩方鼻峭。兩目炯炯有光。令人生畏。舉止岸然。肌膚如血。似軍界中人。其右手持一竹杖。左手則置其外衣夾袋中。讀者諸君。幸毋疑此人即為孟爾燐。須知孟之寓所在西31路。

此時孟荷二人方在寓中午餐有新聞記者二人坐與談論更有七人在其側候彼騰後攝影也。

茄鶯既入室趨至窓前一鞠躬其人微領首。茄鶯曰所事已成敬奏陛下。曰代價如何。曰陸爾夫不久將向華盛頓政府辭職以受陛下命。其人微舉其右手曰將無有可怖之結果乎。曰必無之。特我與彼之愛情苟中變則陸必不免自殺。曰此無傷我慮彼將洩此事耳。茄鶯微哂曰陸懦夫也。懦夫何勇。宣其不德彼現在樓下接待室中擬觀陛下。曰甚善可引彼來。不圖事之易成乃爾皆卿之功。言時伸其右手茄鶯俯身敬以脣接之。

陸爾夫入室其人亦自椅上起立與握手為禮。陸面色青白如鉛垂手立不能發一語。其人操英語曰予大國之君微行至此所以見將軍。凡密司威塞爾與將軍所約朕必履行。陸應聲曰唯唯。即自袋中捧出紙卷一束袖呈之曰利祿實不足以動外臣之心。曰吾知之。此乃斐紐司 Jones (愛情之神) 之力。將軍毋憂朕必撮成此眷屬言畢即舉其右手示送客意。陸爾夫與辭鞠躬出。

兩人去後未五分鐘即更有一人來此第授司閤以刺未幾聞者出逕引客登樓。客見主人微鞠躬主人坐椅上注視客面不語久之忽呼曰鮑羅達諾：客應聲曰陛下：主人曰前月二十七號大紐約日報不啻載足下已為人暗殺耶。達諾曰然特